

苏俄时期的穆斯林生活:东干人的个案¹

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Dyer 著, 马强译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 这是作者上世纪80年代撰写的有关中亚东干人的田野民族志,可以说是英文作品中研究东干人的先行之作,内容涉及东干人的分布、来源、农庄、语言、饮食、服饰、婚姻及家庭、民居、宗教、个性和民族主义等。通过对上述内容的铺陈,反思东干人的未来。文中提出的东干人的历史记忆、民族认同、族群关系、语言和宗教等问题,经过近三十年的变迁,似乎有了新的答案,可以进行历时性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 东干人; 民族志; 穆斯林

中图分类号: C95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627(2009)06-0045-05

导言

东干人是一支一个世纪前迁移到俄罗斯,现今生活在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这些华人穆斯林原籍主要在甘肃和陕西省,有些来自新疆。一般来说,他们因西北地区回民起义而背井离乡。1864—1881年间,他们因两次运动移居俄罗斯。第一次运动导致其最终从18世纪乾隆皇帝时期安置了的伊犁河谷迁移。本次运动有两大浪潮:一是1867年爆发了东干人和维吾尔人农民之间的冲突;二是1881年俄罗斯向中国归还了伊犁河谷部分土地。第二次运动是支持喀什自治的人们于1877年的败逃。

东干人目前主要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1970年人数约为39 000人。苏联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仅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就从1959年的10 000人上升到1970年的17 000人,到1979年达到22 000人。本文试图揭示他们在很多方面呈现给人们的非常有趣但仍未全面涉猎的主题。学术界已有很多以俄文和东干文撰写的作品,但鲜有关于其当前生活、文化、语言和文学的英文作品。

我研究东干人始于1961年,当时我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内容有关东干人的语言。那时,我主要在保罗·赛路斯神父(Father Paul Sernuys)、桥本万太郎和Pent Numekund的帮助下获得了一些非常有限的有关东干人的资料。1977年,我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苏联社科院东方研究所之间三个月的交换访学,我对东干人的兴趣被重新点燃。非常幸运的是,我不仅在伏龙芝和阿拉木图科学院与东干学者一起工作,而且访问了五个东干集体农庄。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学者,我拥有了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珍贵机遇,收集有关其文化、宗教态度、来源及历史背景的第一手资料,录制其谈话和歌曲。我的所见所闻已经在我最近出版的专著中作了详细的记录,本文仅对东干人的现状简要描述²。

今日东干人

苏联的东干人主要分为两大群体:甘肃东干人和陕西东干人,各自持有方言(尽管很相似)。甘肃方言是这两

收稿日期: 2009-09-18

译者简介: 马强(1972-),男(回族),宁夏西吉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

¹ 本文译自 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Dyer 于 1980 年发表于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的文章 *Muslim life in Soviet Russia: the Case of the Dungans* 作者是最早用英语发表有关东干族研究的学者,时任职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

² 有关本次出行的整体报告,请参阅作者的《苏联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东干人的集体农庄》(*Dungan Kolchozes in the Kirghiz SSR and the Kazakh SSR*),东方专论系列丛书第 25 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出版,1979 年。

个群体的正式语言，东干学校、电台和报纸都以此为标准。人们认为陕西方言过于保守。两个群体有不同的婚俗和葬俗，谈话风格和表达也不尽相同。甘肃东干人主要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而陕西东干人主要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大多数东干人都会说三种语言：除讲东干语和俄语外，根据其居住地域的不同，还讲哈萨克语或吉尔吉斯语。生活在农庄中的妇女和老人例外，他们只讲东干话，而且据说不能阅读。但我发现东干人能很自然地一种语言转向另一种语言，并且在东干语中借用俄语的表达，尤其是名词。

农庄

多数东干人都生活在农庄里，也就是“东干人的农庄”了，因为农庄中 75%—90% 都是东干人，其他是俄罗斯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维吾尔族、塔塔尔族、白俄罗斯族、德国人、中国人、卡拉奇人、朝鲜人和乌克兰人。但需要强调的是，农庄虽然是一个多民族混杂的地方，但被看做是“东干人”农庄。原因首先是东干人在农庄中占多数。其次，东干人无论在族际婚或日常的接触中，都能够“东干化”其他民族，让其他的民族接受东干人的食物、习俗和语言。我访问过的东干农庄人口在 6 000—11 000 人，750—1 300 户。每个农庄都有电力、引入接近住宅地或道路上的自来水管、液化气罐、负责管理农庄的村委会 (soviet)、邮局、学校、门诊部和独立的妇产诊所，拥有大礼堂、小图书馆的文化站，百货商店出售衣服、布料和针织用品、手表、自行车、炊具、玻璃器皿、餐具、简单家具、五金和书籍，还有淋浴室。淋浴室是必需的，因为东干人的家中没有淋浴设备。一些农庄还有其他设施，如机械修理铺、发动机站、加油站、林业部门、温棚、烟草厂、兽医站、记录处、奶油厂、牛圈、水塔、理发店、餐厅和夜校。

东干人的饮食

东干人仍用筷子，菜肴、调味品和烹饪术语都是中式的。虽然与中国西北饮食相似，但东干人的烹饪还是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主要受到了俄罗斯、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族的影响。传统民族菜肴，特殊的风俗、奢华的宴会和名称纷繁的菜谱，使东干人的食物成为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遗憾的是，我简短的描述不足以对其作出公正的评价。

东干人的膳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 便餐。在农庄中用来待客的饮食和城市居民的午餐，通常包括 besh barmak¹、肉饭、羊肉蒸饺或汤面。2 客饭。节日和传统的菜叫做“四碟子”，两碟蔬菜和两碟肉菜。用“四碟子”待客时会准备蒸饺、蒸米饭和手工切面或拉面。东干人喜欢蒸饺和面条甚于米饭，有人告诉我他们从来不用米饭待客，我在逗留期间也没有吃过米饭，但苏三洛曾记载在“四碟子”的待客中通常提供蒸饺和米饭，并且水饺应该在米饭前上。他还提到这种膳食一般安排在下午客人离开的时候，在太阳落山前结束。3 宴席。这是最精细的膳食，传统民族节日才有，包括九碟、十八碟、二十四碟、三十六碟或四十八碟。我通常享用的都是十八碟，包括肉丸子、肥羊尾、肉蛋饼、炒鸡块或炒羊肉、糯米与糖或粽叶包肉的三角饺子、蒸肉饺、羊尾蒸饺。饭前饭后一般会提供茶点——一种特别让人喜欢的东干饮食。茶盛在宽边碗中，不加牛奶和糖。东干人认为每次少倒点茶，间歇性地补充是待客的礼节。

东干人的民居

如果说东干人的膳食保留了其民族突出而细微的特征，那么民居和服饰却在过去的百年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 正门。为木质双扇大门，多油漆成蓝色，伴以美观大方、错综复杂的修饰和雕刻。有些门安置特殊图案的木板，木板上雕刻方格或花卉，油漆成不同的颜色。东干人过去像中国人一样，窗户不朝向大路，只有墙体和大门，大门直通院子，但近来东干人在靠外的院墙上留窗户。2 夏日厨房。座落在院墙的一边，依赖院墙和两根柱子建成，三面敞开。每道做好的菜肴由女主人或女帮厨穿过院子送入房间，进房前照例会脱鞋。3 房屋。有木台阶通向玻璃包围的阳台，鞋子脱在院子木台阶旁或阳台里面。有些阳台设有高于地面的木台，铺着薄垫或席子和矮桌。大多数东干人的房间都有漂亮的地毯或挂毯。4 院中的木台。通常搭建在院子中央方格形的葡萄架下面，东干人在这里聊天、喝茶、用餐。5 菜园。东干人代代都是农民，精于种菜。每户都有大约 0.25 公顷的私地，东干人用来种菜以供自己食用或拿到市场销售 (比如蒜和烟叶)。农庄过去通常种米，但现在的主要农产品是甜菜。

东干人的服饰

目前，东干人的服饰受到柯尔克孜、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塔尔和俄罗斯人的影响。东干男子一般穿西服，妇女较为传统，她们似乎更加青睐乌兹别克人的宽松装。甘肃和陕西籍的老人，以及各种年龄段的陕西妇女在接受新的服装流行款式方面都较为保守。但苏三洛认为，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奥什地区的东干男人和女人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不再穿传统的满式服装，即便是那里的东干老人现在也不能描述过去东干人鞋子的样式。根据他的研究，

¹ 典型的吉尔吉斯斯坦菜，Besh 意为五，Barmak 意为手指。习惯上用手抓食，以面条为主料，配有切成小块的炸过的肉和半熟的调味料，最后以肉汤浇汁。

由于费尔干纳和奥什的东干人少而且散居,因此很容易融入当地人中。但东干新娘仍穿民族服装,与百年前中国的新娘服装一样。新娘不遮脸部,不包头发,手中持一块红色方巾。苏三洛记述,东干妇女允许在公共场合不包头,他认为原因是精美的头饰。他还提及,虽然东干妇女可以在公众场合不用包头,但在家中却禁止在外来男子面前露出发。目前,城市中的东干妇女已不包头,但在农庄中已婚妇女戴方头巾。

东干人的来源

“东干”一词实际上只有俄罗斯和东干学者在用俄语写作的时候才会使用。过去东干人自称为 *t uŋl-ianzŋl*, 中文为中原人 (*chungyuan jen*)。目前在东干学者中也有一种倾向自称为 *xu idaŋ*, 中文即回族 (*huŋ tsu*), 表示所有中国的穆斯林。苏联东干人的祖先就是生活在中国的穆斯林。关于中国穆斯林的起源问题历来没有满意的答案,很多相关研究都结论不一。我在研究有关东干民族主义的时候曾经写道:“根据西方、中国、东干和苏联学者的研究,中国北方穆斯林的祖先有可能来自下述一个或多个群体: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满族、突厥人、唐古特人、契丹人、维吾尔人和藏族。”而且,更容易让人混淆的是,如回回 (*Huŋ huŋ*)、回族 (*Huŋ tsu*)、回民 (*Huŋ m in*) 或中国穆斯林 (*Chinese Mohammedans*) 都有歧义,因为这些词汇通常都有可能包含汉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和接受了伊斯兰的汉人。此外,必须考虑到汉化的穆斯林和接受了伊斯兰的汉人之间存在大量的族际通婚。

东干人的宗教

我对伊斯兰教了解甚少,此处我只是重复我的专论中所写的内容。1. 阿訇仍给新生儿起名,但大多数年轻父母不请阿訇,而是让自己的母亲或祖母起名。2. 东干人属于逊尼派和哈乃斐教法学派,他们自认为比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虔诚和严谨并引以为豪,原因是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是游牧民族,而东干人是定居农民。3. 年长的东干人仍封 30天斋,在斋月中日出和日落前禁止一切饮食。这对年轻人来说不大可能,因为他们整日在田地中劳作,需要适当的营养来补充体力。4. 年轻的东干人通常对伊斯兰要么反对,要么冷漠,但据说他们上了 40岁就会转向宗教。就我所知,这种变化与穷富或无知无关。我发现大多数东干人不喝酒或少量喝酒,但城市中喝酒的东干人较多。5. 东干人禁食猪肉,也不吃食肉动物如鲨鱼、乌鸦和老鹰。6. 我发现无论是集体农庄中的年轻农民还是城市中的老人,很多人都是党员,但所有的人都尊重农庄中的老人和宗教人士。例如,当一个多年的党员、城市东干人访问农庄时,会买一顶便帽戴上以示对农庄老人的尊重。7. 我与 Oktjabr 的农庄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区用午饭时,偶遇一位东干阿訇前来拜访,他告诉我们他在访问附近的家庭。给我的映象这种访问是一种惯例。他清瘦而聪慧,谈吐风趣。由于我们相处融洽,于是我询问能否拜访他所在的江布尔清真寺,我的向导颇为惊讶,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妇女是不被允许进入哪怕靠近清真寺的。但令他们惊讶的是,阿訇对我的请求很高兴,邀请我第二天访问清真寺,还补充说我远道而来特别是来研究东干人实属不易。

江布尔清真寺是一座美丽的建筑,大殿位于院子后面。院子宽阔,保护妥善,花架上鲜花盛开。清真寺内部宽敞明亮,木料被漆成蓝色或绿色。四位阿訇在门口迎接我——东干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和乌兹别克人各一位。在清真寺游览了一遍之后,我被邀请到阿訇的住宿区用点心。大殿后面有一处小院就是阿訇生活的地方。所有的人坐在长条形的满是西瓜、蜜瓜、饼干和糖果的桌子前用大碗喝马奶。

我的总体感觉是东干人比我想象的要虔守教门,在我看来他们把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以轻松的方式很好地予以了结合。必须提及的是,或许我的这种感觉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我的一位向导伊利亚斯·优素福在他的《马三青乡》(*selo M asanch in*)一书中就此话题曾引述到:“迄今为止,一些东干人仍然具有很强的宗教思想和封建残余,不断地被阿訇激发,他们经常试图强迫东干人不要让孩子,尤其是女孩上学、受高等教育、看电影或歌舞。基于此,东干女孩子有时候会辍学。”他还引述:“过去伊斯兰不允许东干人唱歌跳舞,但东干人避开禁令,通常在家中唱歌,宗教人士基于现实,不可能过于较真。而且,有些穆斯林宗教人士自己表演历史和古老的史诗传奇和歌曲,这一现象反映了受欢迎的习俗的力量。”¹

东干人不主张异族通婚,东干人愿意其女儿嫁给东干男子。甘肃东干人不介意将女儿嫁给陕西男子,但陕西东干人更愿意自己的女儿嫁给陕西男子。根据原则,东干妇女可以跟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结婚,因为这些民族也是穆斯林,但她们不跟俄罗斯人结婚。这一不成文律例也适应于东干男子,但要求不严,不可避免的是,在城市中无论男女都不能严格恪守这一律例。我在农庄中碰到过几位与哈萨克和柯尔克孜妇女结了婚的东干人,在城市里遇到过几位与俄罗斯妇女结了婚的东干族学者,所有这些已婚的非东干人妻子都已经“东干化”了,讲流利的东

¹ 原文尾注中称此段文字来自 Iusupov, M asanch in 60页。经查此书成书于 1967年,伏龙芝出版。原作者转引自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库尔德人灯塔》报 (*Kurdm sku maik of the Dzham bul oblast*), 1963年 6月 4日。

干语, 做东干食物。

东干人的守旧

如我前文所述, 陕西东干人被认为是陕甘两大群体中更保守的群体。例如直到 1948年前妇女还裹脚, 并且他们不愿自己的女儿嫁给哪怕是住得很近的甘肃东干人, 更别说法萨克和柯尔克孜人了。两大群体的保守使他们保留了很多歌曲、谜语、传说、故事, 以及百多年前中国的礼俗。尽管很多生活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被遗忘, 但他们保留的东西对一个兴趣在于 1 世纪前中国西北穆斯林和中国文化的学者而言简直就是金矿。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想研究一个世纪前中国的婚俗, 我可以通过参加东干人的婚礼而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在中国, 婚礼在上个世纪末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传统非常复杂、充满象征意义和习俗严谨的婚礼, 转变为西方式的婚礼 (包括婚礼游行和蛋糕), 到今天转变为共产主义形式的、简单的婚礼仪式。至于新娘的服装也发生了变化, 从红色绣花的礼服变成白色的婚纱和面纱, 现在又变成共产主义特色的制服。但东干新娘仍穿红色满式旗袍和长到脚踝的黑色长裤, 佩戴手工饰品, 头饰绸子或天鹅绒做的花, 穿绣花绸袜和鞋。至于婚俗则比较复杂, 充满象征和严格的、按部就班履行的程序。整个婚礼, 包括交换礼物和宴会, 可以持续长达十天, 当然就会展示出大量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材料。

东干语

东干人有保守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 他们是所有讲汉语的人中最进步的群体。过去中国人多次试图放弃字符引入字母, 但所有尝试都失败了。汉字不适合用字母来拼写有很多原因。实际上中国有多种方言, 有些发音区别很大。另外汉语有音调, 即便是正确的发音, 每种声音都具有多种意思, 这是两大主因。东干人是唯一讲中国甘肃和陕西方言而用字母书写的人群。中国人依赖于文字, 而东干人除了阿訇外, 百年前抵达俄国境内的是没有文化的农民, 因此对他们而言, 转变书写方式, 放弃汉字不会有感情上的伤害。东干人抵达俄境之初, 他们熟悉与《古兰经》为同一文字的阿拉伯语文本, 曾经短期使用 (拼写汉语)。1928~ 1929年间, 哈萨克族和其他讲突厥语的民族采用了拉丁字母创造了新突厥字母或新字母, 东干人也采用了这一字母, 但很快发现这种字母不太适合东干语言。现在的东干语字母是在苏联吉尔吉斯斯坦伏龙芝科学院的支持下, 于 1953~ 1955年间经过一系列讨论而确定的。这种字母立足于斯拉夫字母, 另外增加了五个字母。东干人没有文字而能保留语言, 原因在于他们起初就不认识汉字。其次是他们只说两种相似的方言。再次他们生活在大家都熟悉斯拉夫字母的民族中。但东干人有三个音调, 存在的问题是, 比如 ma 这个单词有可能表达“妈”、“麻”、“马”、“骂”四种不同的含义。

东干人被认为在语言上进步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淘汰了大多数量词 (只在某些方面例外), 仅使用一种普通的量词“个”(ki)。例外的情况有如下几种。1. 东干老人和陕西东干人仍喜欢在名词前加特定的量词。2. 一些东西如镰刀、铁铲、铁锹、手表、绳子、筷子等在东干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此仍采用不同的量词。3. 农业生产中仍使用量词, 比如, 对“树”可采用一般的量词“个”, 但当东干人谈论果树的时候又会使用特殊的量词。4. 与民间传说和谚语相关的文本中仍使用特殊的量词, 这些民间传说和谚语由早期东干移民带入俄境。5. 药丸和度量衡仍使用特殊量词。6. 年长的东干人在提及《古兰经》时仍使用与书籍有关的量词, 但也常常使用“个”来代替。7. 在正式的文本中, 仍使用宽泛的不同的量词。似乎至少在东干人口语中经常使用一般的量词来代替特殊量词。实际上, 所有说汉语的人在非正式谈话中都会无意识地频繁使用“个”代替正式的量词。

东干民族主义

由于我的研究目标是收集东干人的资料, 城市和农庄中的东干学者让我在逗留期间能够尽可能有所收获和感兴趣, 赠与我书籍、旧照片和手工艺品; 我录制了他们的谈话和歌曲, 访问了他们的学校、医院和图书馆。我与善良的主人之间唯一的不一致之处在于对东干语是不是汉语的认识上。我认为东干语是汉语, 但让人惊奇的是, 人们告诉我东干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 语音和语句都与汉语有很大区别, 并且告诉我有两种东干方言——甘肃和陕西方言, 与中国的甘肃和陕西方言也有很大不同。他们认为东干食物也与中国人的食物不同, 但我认为很多菜肴与我在中国经常享用过的有很多相似。我到达东干人住地不久就发现东干人将自己与中国区分开来。我对其排拒中国的原因作过尝试性的解释。1. 在苏联的长期居留已达百年; 2. 有关清政府压迫和屠杀穆斯林的背景; 3. 作为城市居民和集体农户的东干人安居乐业, 无需回首往事; 4. 作为中国外部的移民社区, 东干人与香港和海外如东南亚生活的华人一样, 试图保持民族的认同, 非常守旧和持有民族主义; 5. 作为一个小的少数民族群体, 东干人需要被看做是独立的社团, 讲独立的语言。

东干人的未来

对于一个小的被不同文化包围的族群, 对远离故土生活的人们而言, 未来意味着什么? 根据我的观察, 东干人目前生活幸福, 集体农户和城市居民在现有政权之下都生活兴旺。我对其生活方式感受良多, 总结原因如下。大

多数东干人是集体农庄的农民，每人月收入大约为 150卢布。东干人是勤奋而成功的农民，他们自耕地的菜园和牲畜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蔬菜和肉食，并通过在市场上销售获得额外收入。农场中的东干人不喝酒，很少抽烟。他们生活在舒适的住宅中，拥有舒适安逸、绿树成荫的庭院。社区为他们提供了日常护理、学校、医院、商店和娱乐设施。商店中储藏丰富、服务优良、不用等候——这三大问题困扰着苏联的大多数商店。并且学校中有东干老师，医院中有东干大夫，农庄中有东干主席。我在东干农庄中生活期间没有遇到俄罗斯族，有几个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他们的农庄运营良好，四季繁荣。东干集体农户在很多方面都值得骄傲，很大程度上或许归因于他们的辛勤劳作。他们安居乐业，亲密地生活在群体网络中，拥有扩大家庭，分布在中亚的各个角落。整个这一地区的城市和农庄中，东干人都相互联系、相互帮扶。他们保持自己的饮食习惯和很多节日习俗。他们依旧吟唱源自中国的歌曲，聆听故事和传奇。

我担心的是这些观察或许是走马观花，缺乏深度，因为我只是在那里逗留了很短的时间，只是看到了他们所展示出的一面，听到了他们告诉了我的东西。东干人与其他人一样，一定有挫折和艰辛。例如，没有人告诉过我东干人在信仰方面遭受了何种限制和妨碍。他们想让我相信，他们与周围的人们关系融洽，但族群间是否有紧张关系？我知道的是的确有些哈萨克人不愿将女儿嫁给东干人，有东干人告诉我，因伊斯兰教的关系，东干人自认为比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高尚。东干人到底如何看待俄罗斯人？东干语有很多出版物，包括小说、诗歌、教材、字典和报纸，但我的直观印象是很多农民并不阅读，不听东干语的广播电台。大多数东干人既讲俄语也讲东干话。学校中所有科目都用俄语教授，每周只是教授两个小时的东干语，他们是否认为这种情况理所应当？由于他们生活在苏联，很多我提及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当然他们看起来生活如意，但他们的未来如何？整个世界都在日新月异，瞬息万变，这种变迁在一个相当大的、紧密的农业社区网络中不可避免地缓慢进行着。迄今为止，东干人保持了其语言文学、食物和诸多文化特征，但其民居和服饰已经不同往昔。如何能够钟爱地予以坚守？最终哪些东西将会消失？将会引入哪些风俗和观念？保持其认同和独特的文化还需要什么？另一个百年之后的东干人将会是何种情境？

【责任编辑 李小凤】

The Life of Muslims in Former Soviet Union: A Case Study of Donggan People

Written by 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Dyer Translated by MA Qiáng
(Northwest Ethnic Studies Center,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It is a precursory field ethnography written in English in the 1980s which concerns about Donggan people living in Central Asia. It mainly focused on their distribution, origins, collective farms, language, food, clothes, marriage and family, house, religion, ethnical characters and nationalism, etc.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s related to the themes above, the writer attempted to reflect on Donggan people's future. As regards to the questions provided such as historical memory, ethnic identity, ethnic relationship, language and religion, etc., which seemed to have new answers after 30 years transformation of Donggan society, and deserved to be studied diachronically.

Key words Donggan Ethnography Muslim